

关于被遮蔽与被误读的

——由“老舍与满族文化”研究引发的议论

发布日期：2008-05-19 作者：关纪新

【打印文章】

20世纪前半期，对曾经在东亚版图上风光无限的满洲人来说，可谓是一场沧海桑田般的转折。不仅对他们的社会地位，连同对他们的舆论评价，均在瞬间完成了一次全新的格式化。因为满洲人的社会性跌落直接换来的是对数千年古国封建时代的终止，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告捷，故而这场变迁的失势者们似乎有理由被推搡到最可耻最肮脏的去处。“革命”的结局是和平易帜，其直接对象清政权的上层人物，除丢掉了国家控制权及显赫的地位，大多在政权鼎革之后并没有迅速失去优渥的物质生活；而致命的打击却在满洲下层群体之间即刻显效，世世代代以充当义务兵护卫社稷为唯一人生方式的他们，毫无生存技能准备地被新、旧两个政权所遗弃，死生只可问天！尚不仅如此，这伙儿人数众多的两朝遗民，还要为那个覆灭了朝代承当骂名。清已亡，满犹在，在一个漫长的时期里，矮化丑化妖魔化满人的浪头此伏彼起，几成一整个社会之津津乐道。如果说清廷覆亡已教万千都市满洲人存活濒危，那末，无休止的毁谤垢骂，则把最要自尊与名声的满洲人，一古脑儿地送入了灵魂的惨狱。旗族人口锐减，汉军旗人和蒙古旗人已没必要陪榜，连满洲旗人也有不少隐匿旗籍四散奔逃者。那时节，只有三类人留在了满洲名下：一是清末之政要（他们无法隐匿民族身份）；二是最底层的苦人儿譬如洋车夫“祥子”、暗娼“小福子”们（他们横竖也是一个“死”）；第三类呢，便是那些最具备民族情结的满洲知识分子。

老舍，恰恰就是这第三类满人。

通过长期以来对老舍的关注研究，我切实感触到，他实堪被认作在满民族彻底落难的长时间里，一位充分依恋本民族同胞、贴近本民族命运、展示本民族文化、守望本民族精神的文化巨匠和民族骄子。

1982年，我在全国第一届老舍讨论会上提出“老舍创作个性中存在满族素质”问题，大多数与会者都感到猝然和茫然。当时，说老舍与满族历史文化有关，有些冒学界之大不韪。此前不久，大理论家周扬刚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面对各兄弟民族众多作家，说：把老舍看成少数作家是不对的，一个小民族是不可能出现大作家的！今天，我们也许可以从多个角度向周扬的这番话发难，但是当时他的话确实是知识界跟社会上典型的话语断言。

当下，起码在老舍研究界内，周扬式的看法业已成为笑谈。中外老舍研究专家们多已服膺老舍具有满族文化背景的认识。当然，这中间经历了一个并不十分顺畅的推进过程。

今天在座的各位师友，也许还会有些人对老舍与满族历史文化之关联的话题心存疑问。这是正常的。不过，因为时间的限制，我已不可能将自己的相关心得一一奉陈。（顺便插播一句“广告”吧，请有兴趣的朋友去翻阅一下我的《老舍评传》，或者即将出版的《老舍与满族文化》。）

我从满学的角度研究老舍，不时产生一些感慨，愿意与大家一叙。世间普遍存在无视老舍满族文化背景的现象，这里有相当复杂的原因。

前面说到辛亥鼎革对满族社会的深刻影响，无疑是显见的因素。清代末年辛亥前夜，京师文化人尤其是报人当中，原是有一批满族作家的。例如松友梅和他的中篇《小额》、冷佛和他的长篇《春阿氏》，都是较为知名的，满洲作家写满洲人的生活，当时还是很自然的，用不着遮遮掩掩。辛亥之后情况大不同了，满人作家写满人生活的锐减。迄今我们能见到的，只有儒丐一人还在写满人生活，他的长篇小说《北京》和《同命鸳鸯》等，难能可贵地记录了政局鼎革刚结束京师旗人命运的大跌落，却耐于时局而每每笔有藏锋，而且作品也是他在愤然离开了北京城后才得以在外地创作和发表的。

辛亥年老舍12岁。他成年之时正逢社会上种族歧视愈演愈烈。他不曾隐瞒自己的民族身份，从读中学起便与旗人知识分子过从甚密，并在一生维持着这一特点，连婚配择偶也选择了满人。虽然自打读小学他就显示了写作天赋，师范毕业后却没有去作作家。当时都市里穷苦满人实在太多了，老舍觉得办平民教育是为他们做事最有效的途径。而且当时要想在写作当中哪怕是稍稍为满人们说上几句话，也是绝对不可想象的。晚年老舍回忆当初，说：“那时，我须把一点点思想，像变戏法的设法隐藏起来，以免被传到衙门，挨四十大板。”^[1]这样的心绪，显然跟他身处民族关系异常的社会有关。他正式启动写作生涯是26岁在英国教书的时候，诱因之一又是受到西方充斥种族歧视现象的刺激。为了防备直书满人生活命运所带来的麻烦，他逐渐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方式：即表面隐去作品直接正视满人题材的标志，而通过具体、准确、细腻地描摹，去体现本质上的满人生活。在前20年的写作中，他绝少宣扬自己在写满族，却通过

满人活动地域、满人特有人生、满人传统名姓、满人性格习尚等等曲笔，成功地展示了民国年间一整个北平满人社会的翔实面貌，记录下来都市下层满人的凄苦命运和惨淡心灵。这种对满族题材秘而不宣却在事实上长久坚持不懈的方式，对一位异常热爱本民族的作家来说，委实不是上佳的选择，它不是老舍的主观愿望。是民族歧视的严酷现实，造就了这中外文学史上特有的此例。直到年届花甲，老舍自己打开了这方“黑匣子”，他家有时出现一些奇特的客人，“他们大都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有的还领着个小孩。一见到老舍先生，他们就照旗人的规矩，打千作揖行礼，一边还大声吆喝道：‘给大哥请安！’老舍先生忙把他们扶起：‘别……别这样！现如今不兴这一套了。快坐下，咱哥俩好好聊聊。’”老舍在场的朋友解释：“这些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当年有给行商当保镖的，有在天桥卖艺的，也有当过‘臭脚巡’（旧社会的巡警）的。你读过我的《我这一辈子》、《断魂枪》、《方珍珠》吗？他们就是作品中的模特儿啊！” [2]

请继续浏览： [1](#) [2](#)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www.iel.org.cn)（<http://www.iel.org.cn>）”。

专题 [民族视界](#) 的相关文章

- 少数民族诗歌：“摆渡”于汉英之间
- 傣族园：傣族竹楼保护之争
- [影评]乘着歌声的翅膀
- [影评]绝代情歌的背后
- 小小口弦的娓娓倾诉

作者 [关纪新](#) 的相关文章

- 破译老舍艺术的“黑匣子”——评关纪新《老
- [关纪新]七律一首 声援汶川地震救灾
- 清代中期的文言小说家和邦额
- 传神文笔足千秋
- 满族文学辞条

中国民族文学网



ᠴᠢᠨᠠ ᠨᠠᠭᠤ ᠯᠢᠷᠢᠨ ᠶ᠋ᠢᠨ ᠠᠨᠠᠭᠤ ᠨᠠᠭᠤ ᠨᠠᠭᠤ

چۇڭگو مىللەتلەر ئەدەبىياتى تورى

Curggoz Minzcuz Vwnzyoz Muengx